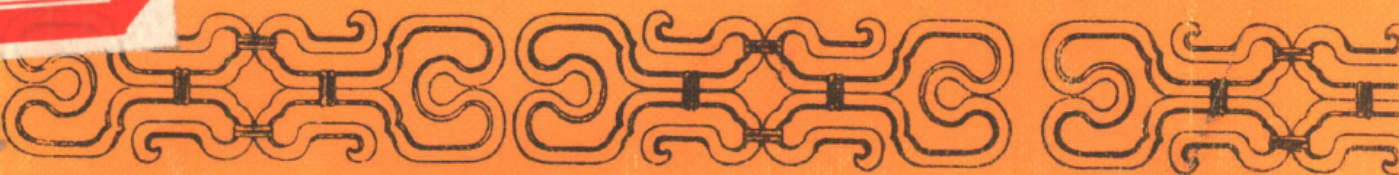


**STUDIES
ON
TUN-HUANG**

VOLUME XV

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-Huang

Hwa Kang, Taipei Taiwan R. O. C. 1990



敦 煌 學 第十五輯 裝一冊基價七・三元

編 輯 者：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
敦 煌 學 研 究 會

發 行 者：高 本 釗

發 行 及 印 刷 所：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

公 司：臺 北 市 雙 園 街 九 十 六 號

電 話：三〇六〇七五七・三〇八八六二四

門市部：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

電 話：三四一五二九三・三四一五二九四

台 北 郵 政 三 六 四 三 信 箱

登記證：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六 四 九 號

郵政劃撥：〇 一 〇 〇 四 四 二 六 號

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）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 錄

1 《南宗讚》小記·····	冉雲華·····	1
2 《春秋後語》輯校(下)·····	康世昌·····	9
3 日本所見敦煌寫卷目錄提要(一)·····	王三慶·····	87
	中國文化大學	
4 倫敦漢文敦煌卷子目錄提要(二)(初稿)·····	中國文學研究所·····	115
	敦煌學小組	
5 敦煌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稿·····	鄭阿財·····	143
6 敦煌寫本《開蒙要訓》叙錄·····	宋新民·····	165

《南宗讚》小記

冉雲華

一九八七年八月，我曾到蘇聯列寧格勒的東方研究所作客三星期，在該所圖出館已經編目的敦煌卷子中，尋求有關禪宗的文獻。對筆者而言，那次學術旅行多少有點意外。當時因為蘇聯政府出兵阿富汗，導致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，加拿大與蘇聯的學術交流也受到影響，從而中止數年。到了一九八七年時，蘇聯政府改變政策，加拿大政府與蘇方幾經談判之後，終於和蘇聯恢復學者訪問項目。我當時擬定了一份研究計劃，要求訪蘇六週；以三週的時間在列寧格勒看敦煌卷子；另外一半時間，分別訪問莫斯科東方研究所，並到中亞地區參觀佛教考古發掘。結果只有中亞之行，沒有被蘇方批准，只好在莫斯科留下來看看書，找幾位教授談一談他們的研究，參觀一些名勝，度過了三個星期。

列寧格勒所藏的敦煌文獻，數目聽起來頗為龐大，但殘紙散牘佔了多數，偶而才有些佚書或佳卷。東方研究所的孟列夫教授非常幫忙，他在與我才見面時就告訴我，說他們所收藏的敦煌卷子，與禪宗有關的東西不多。我與肖鳳二人逐目細查，費了十天左右的時間，沙裡淘金，抄了一些資料，帶回加拿大，其中就有一份是《南宗讚》。

《南宗讚》在敦煌卷子中雖然只能算是一件小品，但是因為牠是禪宗歷史上的佚文，對禪宗思想和宗派發展，都有著重要的意義，所以頗受到學者們的注意。更有意思的是《南宗讚》的文學表達形式，是《五更轉》，而《五更轉》在中國音樂與文學兩個方面都是重要題目之一。因為這幾層關係，《南宗讚》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注意。例如以研究唐代音樂文學而馳譽的任二北先生，就曾多次討論過這一小品：他先在《敦煌曲校錄》中，校注了《南宗讚》及《南宗定邪五更轉》。^①並且在他所著的《敦煌曲初探》，以及近年所出版的《唐聲詩》等書中，對《五更轉》的名稱、音樂、史料

，都有所闡發。②從佛教歷史與文學著眼的，還有胡適博士的研究：〈南宗定邪「五更轉」〉、及其在〈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〉。這是胡先生在一九五八及一九六〇年分別寫出的。③後來幻生先生還寫了一篇長文，題為〈從「荷澤和尚五更轉」寫起〉，④專門討論和神會有關的〈五更轉〉。上面論著所依據的卷子，主要的是倫敦、巴黎和北平三處。這些卷子現在都可以從黃永武教授所編的《敦煌寶藏》中，看到影印的原來卷子。但是蘇聯所藏的卷子，尚未包括在內。

直到民國七十一年，陳祚龍博士出版《敦煌古抄文獻會最》時，⑤列寧格勒所藏《南宗讚》的本子，才以影印與世人見面。但該書出版以來，這份卷子還沒有受到別人的注意，現在將《南宗讚》本文鈔出，以見特點。字數行數，皆照原卷。原卷的早期編號是 Dx-171；孟列夫所編的新目錄，號碼是 1363，載於第 527 頁。⑥（文尾的行數，是我加的。）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南宗讚一本 一更長二更長如來智惠心中藏 | (1) |
| 不知自身本是佛无明障蔽自荒忙了 | (2) |
| 五蘊體皆亡滅六識不相當行住坐臥常作 | (3) |
| 應不及意則知四大是佛堂 一更長二更長 | (4) |
| 有爲功德盡无常世間造作應不及无爲 | (5) |
| 法會體皆亡入聖位坐金剛諸佛回遍十方但 | (6) |
| 諸十方原是一決定得入於佛行 二更長三 | (7) |
| 更嚴坐禪執定甚能甜不宣諸天甘露蜜魔 | (8) |
| 軍眷屬出來看諸佛教實福田持衆戒得生 | (9) |
| 天生天終歸還墮落努力迴心取涅槃 | (10) |
| 三更嚴四更蘭法身體性本來禪凡夫不了生分 | (11) |
| 別輪迴六趣心不安求佛性向裡看了佛意 | (12) |
| 不覺寒曠大劫來常不悟今生作意斷 | (13) |
| 慳貪 四更蘭五更延菩提種子坐紅蓮煩 | (14) |
| 燃泥中常不染恒將淨土共金顏仏在世八十年 | (15) |
| 般若意不在言夜夜朝朝恒念經當初求覓 | (16) |

一言詮

(17)

這篇只有十七行的短文，却曾引起了幾位專家不同的意見：胡適先生根據許國霖著《敦煌雜錄》，稱此曲爲〈五更調〉；⑦任二北先生在其《敦煌曲校錄》，根據巴黎伯 2963、北周字 70 等兩卷子、及劉復的《敦煌掇瑣》，校作〈南宗讚〉。⑧今據巴黎、北京及列寧格勒的卷子聯合觀察，這篇曲詞原名當爲〈南宗讚〉，無可懷疑。曲調是〈五更轉〉。詞語表達曲文的旨意，曲調決定文字的表達方式——包括句子長短，及其演唱聲韻。任先生把〈五更轉〉劃歸於「定格聯章」一類，用以與「雜曲」、「大曲」分別。對「定格聯章」一語，任氏自有解釋說：〈五更轉〉、〈十二時〉、〈百歲篇〉三曲，根據其所詠內容之限制，與前人已表現之體裁，知其主曲必守一定之章數，不容增減，有別於普通聯章，故名之曰「定格聯章」。⑨由於任書校錄〈南宗讚〉的本子，一更的開頭只有「一更長」三個字；可是從第二更起直到五更止，每更開頭都是三字疊句，如「一更長，二更長……四更闌，五更延……」等。曲辭的排列，頗不對稱。爲了解釋這種不規則的現象，任氏解釋說：

……每更一曲，句法皆作「三、七、七七、三三、三三、七七」認作單片之調，

固可；若認三、七、七七爲前片，而以下六句爲後片，作爲兩片之調，亦無不可。⑩胡先生在校寫五更轉的後記裡面，不但將〈南宗讚〉刪去，並且將每更開始的重複字句，一概剔除。在他所校定的本子中，每更一曲的句法，成爲「三、七、七七、三三、三三、七七」的格式。

現在列寧格勒〈南宗讚〉的卷子證明，一更開首的句子，並非只有「一更長」三個字；而是「一更長、二更長」六個字。這麼以來，〈五更轉〉的定格，五闕皆成爲「三三、七、七七。三三、三三、七七」。這就說明〈五更轉〉的格式，非常整齊。列寧格勒這份〈南宗讚〉卷子，書法雖然並不高明，甚至文中還有像「應不及」等衍入字眼；但却對〈五更轉〉的定格，提出其他卷子所沒有的證據。

既然說〈五更轉〉的定格，每更開首都應當是三字兩句，爲什麼有些本子是開頭却只有三字、或者一更三字起首，其餘四更，皆作「三三」呢？任二北氏對這一點有很合理的解釋：「〈五更轉〉之「轉」，可能有二義：一則遞轉之謂，指從第二更起，先複述前更，再遞入後更，如是遞轉，直至五更。」⑪如果觀察列寧格勒本，任本

除「指從第二更起」一語，須要改訂以外，別的論點都還可以成立。提到不同卷子字數相異一點時，任氏曾猜測說：「意其初創之時，必每套皆然，後乃於文字中省略複述之句，但歌唱時或仍照唱。」^⑫從目前已有的材料中看，任氏的這種解釋，看起來是合理的。

至於「轉」字的第二層字義，任氏說是「囀呀」之謂。他認為此「與魏晉以來，佛徒經導中囀讀之轉……皆謂歌唱也。」^⑬任氏對此一義並沒有從佛教文獻中舉出例子，他所注解的小字，只是從《法苑珠林》中引出「陳思王製轉讀七聲」一事，與佛徒的「轉經」關係不大。茲就筆者所見《高僧傳》內的資料，再補充數條：《續高僧傳·慧震傳》稱：「先造藏經，請僧常轉。」^⑭《宋高僧傳·僧竭傳》也有「其曼殊院嘗轉經，每敕賜香。」^⑮從這兩條觀測，文中所言的「轉」似為誦經。但是有些地方，或許含有比誦讀更廣泛的義意，例如《宋高僧傳·圓照傳》中，有「其日品官楊崇一宣敕……轉經禮佛，六時行道。」^⑯等語，按照圓照的時代背境推測，禮佛行道的儀式中，很可能不僅是誦經，並有唱的部份在內，因為大部份的佛經都有偈語頌文，乃至陀羅尼等，誦讀起來就如唱歌一般。但是最能支持任氏說法的資料，可以從《續高僧傳·僧旻傳》中找到。傳文中有兩處地方，都與轉經有關係、現在鈔出如下：

年十三隨回出都，住白馬寺。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；旻風韻清遠，了不厝意…

。又嘗講日，旻告衆曰：昔彌天釋道安每講，於定坐後，常使都講為含靈轉經三契，此事久廢……^⑰

文中有些事實，因與本文的研究題目無關，不必管它；可是對「轉」的用法及含義，必須加以注意：與轉字有關的用語在文中出現兩次，一為「轉讀唱導」；一為「轉經三契」。「轉經三契」當是於講之前，先將要講的經文誦讀三次。此是讀經，與吟唱的關係不大。可是「轉讀唱導」四字的讀法，就應小心分析。如果把這四個字讀作「轉讀、唱導」，那麼「轉讀」意為讀經；如果讀作「轉讀唱導」，這就是一種說唱文藝表演。按照傳文的次序推測，本文的作者認為後一種讀法比較可取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僧旻本人並不反對「轉經」，這可以從他後來所提倡的古法——「轉經三契」中，得到證明。但是當他看到白馬寺的僧人，「轉讀唱導」的時候，就「了不厝意」。由此可見，白馬寺僧人的「轉讀唱導」，一定是一種表演藝術。

《南宗讚》這份卷子已經由許國霖、劉復轉抄於先；^⑩任、胡二氏分校於後，本文已經沒有重大問題。但如以列寧格勒的本子，對照任、胡的兩個校本，對決定任、胡校本中有分歧的地方，仍有幫助。例如列本第三行，最後一句胡本為「行住坐臥常作意」、任本校「作」為「注」，劉本舊作「住」，今從列本證明胡氏所讀正確。列本第五行「世間造作應不及」，胡校為「不久」，雖較原文通順，但原卷確為「及」字。列本第六至七行間有「但知十方原是一」一語，胡本校「諸」為「知」、「原」為「元」；任本改「原是一」為「原貫一」，並誤。列本第八行有「甚能甜」，任本「甚」作「苦」，誤；胡本與列本是對的。第十二行末有「了佛意」一語，胡本作「有佛衣」，任本與列本同。第十六行有「恒念經」一語，任本作「恒念佛」，誤。第十七行胡校本作「一連全」，任本作「一年全」，都太勉強；^⑪今列本作「一言詮」，正是佛家常用的辭語，非常妥當。列本中還有一些字，如「慧」或「惠」、「不信」或「不宣」等，因對原卷所讚的內容，差別不大，現在不必全部列出。

本《讚》的作者是誰？胡氏曾有建議，他說「我看這支曲子決不是神會作的，第一更曲有『行住坐臥常作意』一句，正和神會『莫作意』的思想相反，就是一個反證。」胡氏還指出「這曲子裡的思想很平凡，文字也很俗氣」，因而他相信「很可能是後來的和尚套神會的《南宗定邪五更轉》做的曲子」。^⑫胡氏的懷疑有相當的理由，但是問題並未解決，因為敦煌有許多卷子，多是「無頭公案」，除非能在別的書中找到線索，恐怕無法決定作者是誰。教義內容自然是考察作者的材料之一，甚至是主要的材料；不幸的是禪宗大師們的思想，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例如高邁之（L. Gomez）教授，最近討論神會的頓悟思想時，就曾清楚的指出：神會雖然具有豁然頓悟的極端主張；但是他在別的地方又具有漸修的色彩。^⑬他的頓悟思想，可以從斬絲斷綫的譬喻中看出——「一綫之絲，其數無量……利劍一斬，一時俱斷。」他的漸修主張，可以從金礦喻中得到證明：「辟如金之與礦，俱時而生……金則百鍊百精；礦若再鍊，變成灰土。」^⑭如果從這個例子去觀察；並且以「常作意」一語為證，事實上並不能決定曲子的作者是誰。又按「作意」一詞，除了《讚》中第一闕裡的「常作意」以外，還有第四闕（第十三至十四行）裡的「今生作意斷慳貪」那一句。

結論：從以上的討論中，我們可以看出列寧格勒所藏的卷子證明，這份卷子的題

目是《南宗讚》，〈五更轉〉是曲調，體裁是任二北所稱的「定格聯章」。「定格」的字數限制是「三三、七、七七。三三、三三、七七」。〈五更轉〉中的「轉」字，定與佛教原有的「轉經唱導」有關，原義先由「遞轉」開始，「囀呀」一語恐怕是俗曲中的名稱。列寧格勒的卷子，對任、胡兩家對這首曲詞的校正，提出了一份評斷的新標準。通過對比研究，可以使卷子原來的讀法，更清楚一些。原《讚》的作者，因有關的材料不多，仍然無法找出寫《讚》的人是誰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、即作者一定是荷澤一派的南宗禪門信徒。否則的話，他不會在禪宗派系閥爭白熱化的年代，寫出一首大捧南宗的曲子。

一九八九，十，十七於台北

註 解：

＊作者夫婦在訪問列寧格勒時，曾承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諸先生，多方賜助；又於草撰這篇文章時，身在旅寓，圖書未備，承王三慶兄代為尋書，才能寫出此文。以上友人鼎助盛意，並此致謝。

①見《校錄》（上海：文藝聯合，1955年），頁123—125。

②見《初探》（上海：文藝聯合，1954），頁54—59；《唐聲詩》（上海，1982？），下編頁340—346。

③收於胡著《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》（台北：胡適紀念館，民59年），頁452—480，特別是第477—479頁。

④收於《敦煌佛經卷子巡禮》（南投：明善寺，民70年），頁225—271。

⑤台北：新文豐，民71年出版，頁333。

⑥參閱黃永武編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民國75年），第827頁。

⑦見前引胡書第477頁。

⑧見注①，頁123。

⑨見注②所引《初探》，頁53。

⑩同上書，頁55—56。

⑪同上，頁56。

⑫同上。

⑬同上。

⑭《大藏經》，第50卷，頁698 a。

⑮同上，頁878 c。

⑯同上，頁805 a。

⑰同上，頁462 a及463 b。按僧旻於公元534年去世。

⑱許著《敦煌雜錄》乃劉著《敦煌掇瑣》兩書，最近於台北重印，收在《敦煌叢刊初集》，黃永武主編（新文豐版，民74年）。收錄本文的部分，見第10冊，頁254；第15冊，頁209—210。

⑲見上註①、③兩條。

⑳見上引胡著，第479頁。

㉑英文題為＜Purifying of Gold＞收編於Peter N. Gregory主編《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》（Honolulu：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1987），一書，第13至40頁。

㉒見注③所引胡書，第121頁。金礦喻見同書第105頁。

《春秋後語》輯校（下）

康世昌

春秋後魏語 第七

(一)

桓子之孫曰文侯。文侯以樂羊爲將而攻中山，其子在中山，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，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，盡一盃，遂攻滅中山。文侯謂堵師贊^①曰：「樂羊以我故，食其子之肉。」堵師對曰：「其子之肉尚食之，其誰肉而不食。」樂羊既罷中山，文侯賞其功，而疑其心。

伯二五六九

^①鄭良樹曰：「國策『堵』作『覩』，注云（姚宏）：『後語作「堵」。』所見本與此合。」又吳師道補曰：「愚案：左傳，褚師段，宋共公子石，食采于褚。其後可師號褚師，後因氏焉。又有褚師比（四部叢刊本「褚」誤作「堵」，中華書局彙校排印本已勘。）『堵』亦姓也，鄭有堵汝父。但此作『堵師』，則恐字有譌。」案：《韓非子》七《說林》上亦作「堵師贊」，孔衍蓋據此。案：本則見《韓非子·說林上》、《國策》二二魏一「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」章，文辭多與《國策》同。

(二)

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^①，引車避，下謁之。田子方不爲禮。太子擊因問曰：「富貴者驕人乎？貧賤者驕人乎？」子方曰：「貧賤者驕人耳。夫諸侯而驕則失國，大夫而驕則失家，富貴者安敢驕人？貧賤驕人耳。行不合，言不從，則去之楚越，若脫屣然。」太子不懌而去。

《御覽》六九八展

^①《御覽》引有注：「朝歌，紂之所都，金（今）衛州地。」

案：《史記·魏世家》敘此事於文侯十七年，伐中山，使子擊守之之後，伯二五六九爲略出本，多有省略，今次於此。

(三)

文侯飲酒，皆令諸大夫論己才能。或言君之仁，或言君之義，或言君之智。至於任座，任座曰：「君不肖之君也。」文侯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座曰：「君得中山之地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①封君之子，以此知君之不肖。」文侯不悅。任座趨出。次復翟黃，翟黃曰：「君，賢君也。臣聞其主賢，其臣言之直。今座之言直，以此知君之賢也。」文侯大喜，使翟黃召任座而入，文侯下堂而迎之，終以座爲上客。

伯二五六九

①「以」字原卷作「已」，今據上下文意及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新序》改正。卷五(二)校⑦例與此同。

案：本則《國策》、《史記》無，《呂氏春秋》二四《自知》、《新序》一《雜事》並及此事。《呂覽》以任座爲直臣，《新序》以翟黃爲直臣，《後語》與《呂覽》同，孔衍蓋即據此。

(四)

文侯以西門豹①爲鄴令。西門豹既到鄴，會其長老，問民之所疾苦。長老皆言「苦也。爲河伯取婦。」豹因問其故，長老曰：「鄴三老、延椽常歲賦斂百姓，取錢得數百萬，用二、三十萬爲河伯取婦，與巫祝共分其餘錢持歸。當其時，巫祝行視小家女，見好者曰：『當爲河伯婦。』即聘，洗沐之，爲治新室、繪綺縠②衣，閑居齋戒；爲治齋宮於河上，張緹絳帷帳，女居其中。具牛酒飲食，行十餘日。施粉飾之，嫁女牀席，令女居其上，浮河中。始浮，可行數十里乃沒。其所從來久遠。民人俗語曰：『即不爲河伯取婦，水來漂沒，溺其民人。』」西門豹曰：「至其取婦之時，幸來語吾，吾亦③當往送女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既至其時，西門豹往會之，觀者二、三千人。其巫祝者，老女人也，年七十有餘。從弟子女十人，皆衣繒衣以立其後。西門豹曰：「呼河伯婦來，視其好醜。」即將其女出帷中來。豹視之，顧謂三老、巫祝曰：「女醜如是，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，別更爲求好者，後日送之。」即使吏卒共抱一④大巫祝投河中。有頃，西門豹曰：「巫嫗不出何久也？」更使弟子趨之。即復取弟子一人，投之河中。有頃，曰：「弟子何久？」復使一人趨之，投一弟子於河中。凡投三弟子，西門豹曰：「巫嫗、女子不能白事，煩三老爲入白之。」復投三老河中。西門豹簪笏⑤磬折，向河佇立待之而不出。西門豹顧曰：「巫嫗、三老久不來還，今奈何

久待之？」欲復使廷椽與豪長者一人趨之。皆叩頭流血，惶怖失色。西門豹曰：「且留待之。」須臾，豹曰：「廷椽起矣。伏河伯留客待之故⑥，而皆罷去歸⑦矣。」鄴史民大驚恐，從是以⑧去，不敢復有言河伯娶⑨婦者也。 伯二五六九

①「豹」字原作「獬」，俗字，古書「豹」或同「犬」，此蓋誤合二偏旁。茲據後文改正。

②「穀」字原卷作「繫」，鄭良樹誤作「繁」，此「穀」字之俗譌。《碑別字新編》頁三六一《魏元譚墓誌》「穀」即作「繫」。茲據《史記》改正。

③「亦」字下原卷重一「亦」字，茲據《史記》刪。

④「一」字疑衍，「巫祝」僅一人而已，不宜云一。《史記》無「一」字是。

⑤「簪笄」蓋謂插簪捧笄，謹敬之至；然非朝覲，置此不類。《史記》作「簪筆」，《正義》云：「插筆備禮」，意較長。「筆」字俗書作「筆」，與「笄」形近，且「簪笄」連辭，唐人多用以譬仕宦，或以此而譌。

⑥鄭良樹曰：「據史記滑稽列傳『伏』字當是『狀』字誤。」蓋是。又「待之故」三字恐有譌誤，文意稍塞，《史記》無「待」字，「故」作「久」。

⑦「歸」字原作「皈」，「皈」字鄭輯本以為缺文，實即「歸」字。佛家語「皈依」即「歸依」。今據《史記》回改。

⑧「以」字原作「已」，敦煌寫卷多不分「以」「已」，此當作「以」字是。本卷曰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子」下「以」字原卷作「已」；卷五曰「秦自穆公以來廿餘君」，「以」原卷亦作「已」；並同此例。王叔岷《斟證》引《治要》作「已」，亦同此譌。

⑨「娶」字本則有四處，餘並作「取」。案：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秦靈公八年，初以君主妻河。《索隱》：「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，君主猶公主也。……魏俗猶為河伯取婦，蓋其遺風。」「娶」亦作「取」。抄者所據蓋本作「取」，此偶以正字代之。姑並存舊。

案：本則見《史記》一二六褚少孫補《滑稽列傳》。略出本載西門豹事次於任座直言之後。任座以翟黃而為上卿，鄴以翟黃舉西門豹而治，並翟黃貴信之迹，以為後文翟黃與魏成子爭相事張本。《後語》於此前不云翟黃舉西門豹，恐略出本失之。又《魏世家》以任西門豹守鄴，魏文侯二十五年，次於「文侯受子夏經藝」之後，今釋文本始於文侯問子夏音樂事，後並無西門豹守鄴事，知孔衍敘西門豹在子夏前也。

(五)

……以相息亮 訊□(疾)…… 疥□□反 □□上羊智反趨促敖①辟疋亦反 孔易□智□
 □□刀□(控) 揭苦江反，下苦轄。壘箎②上許爰，下馳。族翟毛狄 醕③羊刃反 鏗上苦耕橫
 上古曠聲磬 苦耕反，或作磬。聲濫 力暫反④畜聚 上丑六反 鼓鞀 步迷謹 許丸 將率⑤子匠反

斯一四三九

①「敖」字《史記》作「鰲」，《禮記》作「傲」，《經典釋文、禮記、樂記》：「傲，字又作敖。」本卷與《釋文》所見別本合。

②「壘箎」原作「壘篴」。案：《史記》作「壘箎」，《釋文、禮記、樂記》：「壘，許袁反；箎，直支反。」又《周禮、春官小師》：「箎，音馳。」則「壘」爲「壘」之譌字；「箎」爲「箎」之省，而「篴」又「箎」之俗譌。今據改正。

③「醕」字原卷形譌爲「醕」，《釋文、禮記、樂記》：「醕，音胤。」又《詩、大生既》：「胤，羊刃反。」茲據《禮記》、《史記》、《釋文》等改正。

④「暫」字原作「暫」，《釋文、禮記、樂記》：「聲濫，力敢反。」又「以濫，力暫反。」則「暫」字蓋「暫」字之形譌，茲據改正。

⑤「將率」《禮記》、《史記》並作「將帥」，《釋文》：「帥，本又作率。」又《漢書》七十《張湯傳》谷永上疏訟湯，有「君子聞鼓鞀之聲，則思將率之臣。」即引《禮記》文，顏師古注引《禮記、樂記》「帥」亦作「率」。此二字古通用。

案：本則見《禮記》三九《樂記》、《史記》二四《樂書》，敘魏文侯問子夏事。《魏世家》「文侯受子夏經藝」，繫於文侯二十五年下，孔衍敘子夏事蓋據此。又本則爲斯一四三九釋文本之首，略出本無此事，自此以下由釋文本得知孔衍敘《魏語》七、《楚語》八、《齊語》九、《燕語》十所用之材料及排列原貌，於《後語》之復原影響甚巨。今每則釋文另列於本文之後；如無本文，例與本則同。

(六)

不賦式

案：《史記·魏世家》：「（文侯）二十五年……客段干木，過其閭，未嘗不賦也。」事次受子夏經藝後。

(七)

忿然 上孚粉 屈侯鮒居勿，下附。

案：本則見《史記·魏世家》文侯二十五年下、《韓詩外傳》三、《說苑》二《臣術》，此蓋據《史記》。此敘翟璜與李兌論相事，前文所載樂羊、任座、西門豹皆璜所進，明其識人善用；子夏、段干木則魏成子所進，乃為文侯之師。並為本則張本。

(八)

魏文侯①謀事而當，群臣莫之逮者 逮，及也。，朝而喜色。吳起進曰：「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，申公巫臣問曰：『君有憂色，何也？』莊公曰：『吾聞諸侯擇師，王者擇友，霸者自足，而群臣莫之若者亡。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，群臣莫能逮，吾國其幾於亡乎 幾，近。？吾是以憂色。』」。② 《御覽》三八八色

……萬民，實府庫，子孰③與起？」田文曰：「不如子。」起曰：「守西河而秦人不敢東向，韓④賓從，子孰與起？」田文曰：「不如子。」吳起曰：「此三功者，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」田文曰：「主小，國疑，臣未附，方是時屬之子？屬之我？」吳起嘿然良久，曰：「屬之子。」田文曰：「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。」吳起乃自知不若田文。田文既死，公叔為相。公叔尚魏公主，而欲害於吳起。公叔之僕曰：「起易去耳。」公叔曰：「奈何？」其僕曰：「吳起為人節度廉而自喜⑤，君因先與武侯言曰：『夫吳起賢人也，而君之國小，使與強秦接壤，臣竊恐吳起之無留心。』武侯即曰：『奈何？』君因曰：『試延以公主，起有留心則必受，無留心則必辭。以此卜之。』因召吳起與歸，令公主怒而輕君，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，則必辭。」於是公叔如其計為之，起果辭。武侯疑之。起懼得罪，遂去如楚。吳起之出也，至於應門，望西河泣。其僕曰：「竊觀公意，視去天下如脫履，今去西河而泣，何也？」吳起收淚而應之曰：「君誠使我畢能於秦，秦必可亡，西河可以王。今君聽讒人之議，而不知我，西河之地屬秦不久矣，是以泣耳。」 伯二五八九

穰苴 田完之苗裔，善兵法。景公時大司馬，故號司馬穰苴。 ⑥贏糧 盈音，糧也。⑦病疽 七余反。又作「癰」，於恭反。⑧吮之上食亮反，嗽也。⑨還踵旋猜忍 上七才反 母訣 古穴反，別。齧臂 五結反 數有朔逮代幾 祈音 羊腸在太原，晉陽西九十里。樂死 五孝反 孰與 預音 屬之 燭音 應

門於陵，國門。按⑩淚上配粉反，或作收。

斯一四三九

①「魏文侯」《荀子》二十《堯問》、《新序》一《雜事》、《呂覽》二十《驕恣》、《吳子·圖國》敘及此事並作「魏武侯」。

②此段文意未完，考此文與《新序》所引最近，《新序》後尚有「『……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，何也？』武侯逡巡而謝曰：『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，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。』」《後語》恐亦有之，《御覽》徵引省耳。

③「孰」字原卷譌作「熟」，茲據釋文本改正。下「孰」字同此，不復出校。

④「韓」字下原卷旁補「魏」字，與前後文意不合，其筆跡與本文同，蓋鈔者漏寫誤補，《史記》「韓」字下作「趙」字是。

⑤「度」字《史記》無，疑涉「廉」字而衍。又鄭良樹曰：「案：今本《史記》『自喜』下有『名』字，王念孫曰：『御覽引此無「名」字，可從。自喜，猶自好也。孟嘗君傳贊「好客自喜」、田叔傳「為人刻廉自喜」，皆其證。』考證云：『楓山、三條本無名字。』後語用史記文，亦無『名』字，可補諸說。」

⑥「田完」二字原卷誤合為「菴」字，「穰」字注文譌作「穰」，今並據《史記》六四《司馬穰苴列傳》改正。又此雙行夾注「苗」字下提行，原鈔倒亂。首行作「苗裔善故號司馬穰」次行作「兵法景公時大司馬苴」。此蓋鈔者自「善」字下提行，然注文太多，參差不齊，故於「大司馬」後又移回首行之下，「苴」字又補於次行。故如以夾注常例讀之，則不能通。今並依據文意乙正。

⑦「羸」字原卷作「羸」。案：《史記》作「羸」字是。《釋文》莊子庚桑楚：「羸糧，音盈。案《方言》『羸，儻也。』」與《後語》釋文合，據改正。又《集韻》四平聲談「儻，說文『何也』，或从手。」又卷八去聲闕「擔，負也，或从木。」「儻」「擔」「檐」並通用。

⑧「癰」原作「癰」，王叔岷《斟證》云：「楊泉物理論引疽作癰（意林五）……，書鈔一一五、御覽七四二引疽亦並作癰。」是《史記》亦有一本作「癰」，「癰」字形譌，茲據改正。

⑨王叔岷《斟證》云：「書鈔引吮下有嗽字，『吮嗽』複語，嗽，或救字。說文：『救，吮也。』」案：王氏所云複語甚是，《漢書》九三《佞幸鄧通傳》：「文帝嘗病癰，鄧通常為上嗽吮之。」即其證。然嗽自有吮意。《釋名》四《釋飲食》：「嗽，促也。用口急促也。」《釋名》釋「嗽」字次於「吮」字下，意本相近。《文選》十三宋玉《風賦》：「啗齟嗽獲，死生不卒。」李